

## 編 後 語

李學勇

(本會會友，本期輪值主編)

科技史的研究目的不外檢討過去和展望將來，但是在討論中國科技史的時候，至少應該能把科學與技術的含義區分清楚。因為古代文明所累積的知識幾乎都是經驗的傳承，而純熟的技術必須從頭歷練。但是一旦經過分析歸納成科學的原理，就可省去經驗的重複過程。

依照近代科學的含義來看，自然科學中只有物理與化學較能符合，而生物學的原理常因為多元的物種和複雜的形態生理，幾乎很難找出一般性的理論。所以生物學（現稱之為生命科學）實際上只能稱之為「準科學」。尤其以人體為目標的醫學，更因不易進行人體的實驗，所以在生命科學中，以醫學最難用簡單的原理來綜論疾病的病因與治療的方法。

因此，本期科技史中就邀集多篇傳統醫學的論文，其中間有與近代生命科學難以吻合的傳統技術，我們就不能用嚴格的科學概念加以理解。如張珣的「致中和與身、心、靈的醫學觀」；黃英峰的「西藏醫學藝術」；李嗣涔的「人體特異功能」等都是值得討論的文章。

本期中的第二類論文都是探討生命科學和醫學的文章，也許可以提供近代科學研究時的參考。

至於其他多篇文章，雖然不必完全歸類為科學技術，但也可以在研討科學技術史的時候，尋出古代文化中的蛛絲馬跡，對中國科技史的認知增添資料。

此次輪值編輯，誠惶誠恐，因為本人對科技史的編輯技術幾乎毫無經驗。幸虧同好會召集人劉君燦先生的鼓勵與協助，才不能不勉為其難的擔下這個重擔。其中若無執行秘書郝俠遂先生的指導與幫忙，根本無法完成。所以在此特別對劉君燦先生及郝俠遂先生致上誠摯的謝忱。

輪值主編 李學勇 敬述  
2001年2月11日